

走近汾西

□李心丽

对于汾西，我好像是熟悉的，因为我在我的简历里无数次地写过它。可我却第一次走近它，走近它的时候，我反而觉得它是这么陌生。想象它的时候，它只是一个很小的点，我觉得我与它无限接近。甚至当我说出我也是汾西矿务局的一名子弟时，我都有些恍惚。可是事实是这样，我父亲是汾西矿务局的一名职工，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我父亲就是汾西矿务局的一名职工了，所以我父亲的这个身份应该说年代久远，它久过我的年龄。可是父亲作为一个矿工的身份，我们却是疏离的，除了在简历里写下父亲的这个身份，除了每月邮局寄来的汇款单，在我的记忆里，一直觉得父亲的这个身份只具有一个字面的意义，因为父亲与我们生活在乡下，偶尔他会因什么原因返回一次矿上，但隔不久，他就回来了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填写父亲的身份时，我会写下汾西矿务局张家庄煤矿工人，这还不算，还要在后面补充三个字：吃劳保。这是我小时候非常熟稔的一个词。这三个字的字面意义很小的时候我就明白了，我父亲受了工伤，不能去矿上下井了，甚至从很小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一个病，叫脑震荡。那种病的一种病症非常可怕，就是病人会无法自控，会去漫山遍野地跑，会在半夜的打谷场上大呼：平安无事，平安无事。早晨去上学的时候，有男生会扯着嗓子说，“谁谁，你爸昨晚半夜去打谷场叫唤了”，于是在同学面前学舌。我已经听到了他的话，我一句话不说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当作自己什么也没有听见。心里却积蓄着深深的悲伤，父亲什么时候能好起来，什么时候母亲不用把菜刀、铲子等一些容易伤人的东西时时藏起来，什么时候父亲能像别的同学的父亲一样，可以和气地说话，可以去亲近，可是父亲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暴躁的，易怒的，母亲有时候抹着眼泪说，他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他都由不得他自己了。

父亲两次受伤，1971年一次，1974年一次，两次受伤都在头上。住院治疗的时候，矿上的领导还去医院看望他、慰问他，但第二次受伤之后，住院治疗三个月，父亲的状况还是不好，只能回乡下家里养病。

对于父亲能活着回来，母亲是欣慰的，乡邻嘴上经常挂的一句话是：当兵的是死了还没有埋，挖煤的是埋了还没有死。父亲这种状况村里人觉得还是不错的，落了一条命，还能领一份劳保，甚至有人会觉得这种状况要好于一个健康的人，一个健康的人还待在矿上，还得按三班倒的秩序下井，下井可不是玩的，说不定哪天运气不佳煤层塌陷下来，把你做成活化石也是有的。所以尽管父亲有异于常人，但没有谁感到惋惜，乡下人对生的渴望是强烈的，活着，有饭吃，有衣穿，能与亲人在一起，仿佛这个是重要的。

父亲的头一直疼，治头疼的法子一直想着，印象深刻的是父亲不知听了哪位高人的指点，说喝泉水治百病。有那么几年的时间，父亲一大早就去井边打水，然后把刚打到的水咕嘟咕嘟喝下去，母亲怕他喝坏了身子，有时候劝他，但他一点也听不进去。大概实在是没有其他别的办法可想了，他只能用这样的办法碰运气。打井水之前父亲在偌大的院子里先打太极拳，那时候天还早，甚至比我们要去上学的时间早许多，父亲一个人在昏黑的院子里锻炼，母亲经常要把大门用锁子锁了，生怕不留神父亲跑出去。我记得那日子是令人不安和战战兢兢的，母亲经常要去找父亲，有时是晚上，我们怀着无法言说的恐惧等在家里。好在在母亲的精心护理下，父亲终于养好了，只是在阴雨天气，他的头痛病会犯，记忆里的父亲经常用双手捂着头，坐在院子里的树下，那时我一直以为他是累的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他一定是受着头痛的折磨。

他的工友从矿上回来看他，告诉他有顶班的政策，我们家姐妹排行在前，那时弟弟还小。那时我上初中，姐姐在县城上高中，周末回来的时候，母亲就征求姐姐的意见，问她愿意不愿意去顶班。母亲有自己的小算盘，她说女孩子去顶班不用下井，但姐姐说她想读书，不想顶班。于是就轮到我了，对于去一个那么远的地方，甚至去了都不知道干什么，我是茫然的，父亲一直持反对的态度，他看出我们读书都还不错，觉得去煤矿工作并不是好的出路，乡邻乡里的倒不理解父亲，甚至母亲都不理解父亲，母亲说顶班后就可以把农户转成非农户了，而且还有了一份工作，在农村，要有这样一份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，但父亲非常坚定。对于这一点，我们都觉得他更有发言权，因为他在那儿工作生活过，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更了解那生活是怎么回事。

后来姐姐考入大学，我随后考入中专，依稀记得母亲又提过让妹妹们顶班的事，但大概还是因为父亲持反对态度，或者是矿上对女孩子顶班这样的事不怎么乐意，后来我的两个妹妹也都考入大学，弟弟也长大了，直到父亲退休，都没有谁顶班。这大概受了父亲的影响，他说下井太危险了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

父亲1965年12月通过招工进了汾西矿务局张家庄煤矿，培训半个月之后，被分配到掘进三队，此后他一直在掘进三队。他说一个队三个班，五六十人，这样一算，大致是一个班将近20人。工作面有电铃，电铃一响，就知道运输皮带从井口下来了。头顶经常有淋头水，下井经常得穿雨衣、雨靴，他们的工作任务是打眼开炮支棚定道，一米一架棚，运料的运下去。他说那时一天挣1块6毛9，有6毛进坑费，一个月吃58斤供应粮。

掘进三队还是青年突击队，一个月打了308米，父亲说煤在哪儿，井就打在哪儿，横井、竖井、平井、斜井，在幽暗的地下深处，他们兢兢业业工作着，父亲所在的掘进三队，每天都要超额完成任务，有一次掘进单孔504米，由于工作认真，父亲被选为掘进三队的团支部书记。母亲曾对我们说过这样的话，要不是父亲逼强，赶进度，争上游，太过劳累，煤层塌陷致工伤的事也许能避免。

提起过往，父亲的脸上神采奕奕，掘进三队那时名声响亮，这名声都是他们干出来的，那时年轻，父亲进矿的时候才22岁，浑身充满着干劲。有时我会想，如果父亲没有受过伤，也许我们家会因为他的工作原因搬到矿区居住，那样我们就会更深入地了解矿区。

这次随作家协来汾西矿务局采风，深入到设备修造厂、高阳煤矿等地观摩之后，我对汾西矿务局——现在已经叫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——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。在高阳矿的数控工作室里，通过墙上的一个个显示器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矿井里的工作状况，开采出来的煤在传送带上不断地传送，在显示器上，能清晰地了解到井下的工作情况，稍有异常，数据就能在第一时间显现出来，井下即使几百米，都能通过现代技术掌握。

那一刻，我想到了我的父亲，我想到了父亲做矿工的那些年，那些年距离现在，已经四五十年过去了，采煤、运输、设备、技术，已经发生了无法想象的变化，那一刻，站在数控工作室里，我感到非常的欣慰，经过50年的发展，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我国的煤矿开采技术和设施设备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特别是这些为人类采掘光亮的人，他们的工作环境比以前安全多了。

作为一个已经退休的老矿工，每年，父亲要回去矿上按一次手印，让矿上工会采集一次头像，每年，家里会派人陪父亲回一次矿上，回来之后父亲会把一些新消息告诉我们，张家庄煤矿地下已经没有煤了，工人已经全部分流到其他矿区了，父亲说这些的时候我看到父亲有一丝失落，那里曾经留下过他青春的岁月、奉献的身影。

最近几年，父母随我们居住在市里，父亲还保持着他的良好习惯，每天坚持锻炼。去年有一次闲聊，父亲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的头痛病终于好了，脑子里现在清清爽亮的，不像以前，老是感到一片混乱。坐在他身边，听他这样说，我才明白这些年父亲还一直忍受着头痛的折磨，我才知道这个病根一直在，它在父亲的身体里存在了40多年。但父亲总是说，他这样还算是幸运，还有许多失去生命的人。

总有一些劳动者是这样，他们平凡、普通、朴实，但他们有一种金子一样闪光的精神，他们热爱劳动、热爱工作，他们浑身沸腾的血液就是推动一个时代向前的滚滚大浪。

我们该对所有朴实的劳动者致敬！

（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高研班学员）

因为下雨天，母亲的肩周炎就会犯，痛得死去活来。那是她给我哺乳时落下的。

那是我枕着她的胳膊入眠造成的。母亲的肩周炎，连在我的心脏，要痛一起痛。

出 殡

我读大二那年暑假，参加表婶的葬礼。出了五服的表婶，被绝症熬成了一张薄纸。临闭眼前，仍牢牢抓住18岁表妹的手。才在矿难中失去父亲的表妹，泪水流成河，也阻不住索命的小鬼。一副薄棺，装殓了表婶，置于两条长长的木凳上。

四条壮汉，抬起了棺木，村中长辈踢倒了长凳。

在到达造好的墓穴之前，棺木不可以触到地面，否则，死者的灵魂得不到安息。

刚出村头，棺木突然变得沉重，抬棺的汉子，直不起腰，挪不开步。

长者大喊表婶的名字：“二丫头，你的地大伙帮你耕！”

众人回应：“俺们帮你耕！”长者再喊：“二丫头，你的娃大伙帮你养！”

众人回应：“俺们帮你养！”棺木仍旧如山，直往地上坠落，汉子们吃不消了。

长者拍打棺盖，“二丫头，可有啥牵挂？”

表妹恸哭：“娘啊，你放心走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。”

壮汉膝盖发软了。

村民惊慌，惟恐一个失落的冤魂在村中游荡。

我血一热，跪在棺材前头，叩下三个响头，“婶，你别担心了，我照顾妹妹一辈子。”

骤然间，棺木轻飘如絮。村人松了一口气，唢呐响器吹吹打打，送上山去。

爷爷有话要说

爷爷一生都住着茅屋。茅草是从后山砍的，土墙是就地取材垒的，风随便进，雨，选日子进。

爷爷做梦都想住水泥砌的房子，风雨不动安如山。

入土为安，爷爷也没圆满。

近些年日子滋润了，在他的某一个忌日，儿孙们为他建了一座房子，水泥砌的。

清明节，在爷爷的房前，献上贡品，爷爷最喜欢的白酒和香烟，一长溜的儿孙，为他叩头请安。

抬起头时，我发现水泥砌的房顶上，竟长出了一朵鹅黄色的小花。

我明白了，爷爷有话要说啊……

刻骨的乡愁

□许泽夫



答答地猫进门：

“谢谢俺姐，你家的丝瓜，俺牛儿可爱吃啦！”

堂弟的小名叫牛儿。

“牛儿说，他虎哥喜欢吃鸡蛋。”

虎哥是我的小名。

母亲和堂婶亲似姐妹地拉起了家常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，仿佛一切都是浮云。

墙内的丝瓜和墙外的丝瓜比赛似的荡起秋千，再高的墙，也高不过天空。

牛头骨

陪伴我走完童年，一头牛，完成了它的使命，在我无望的哭泣中，被饥饿的村庄瞬间吞没。

只剩一架牛头骨了，弃之荒郊野外，我经常放牧它的地方。

我抱回了它，紧紧抱在怀里。

可我不知怎样安放它。

它面目全非了，不，它失去了慈眉善目，连一根毛发也不存，像从古人类遗址发掘出来。

我依然感受到它温暖的鼻息，依然感到一根长长的舌头舔干我满脸的泪水和灰尘。

把它祭在一块岩石上，整座马龙山是它的身子。

马龙山

老家屋前的山叫马龙山，我在山上

放了10年牛，砍了10年柴。

第一次出远门，是到县城读师范，全村人拥到村口，目送我。

送我的还有马龙山。

它逶迤而来，悄悄为我送行。有时我以为它到此为止了，但一会儿站出一岗松树，一会儿又冒出一岭野花，时断时续，却从不诀别，清纯的山风也一路相送。

直到进了小城的边界，马龙山才依依不舍停止了脚步。

每天我都能与马龙山深情凝视。

每天我都能闻到漾着山花的马龙

山风。

每天我都能看到在马龙山上欣赏放羊的老母亲。

蒲公英

你举一柄小伞，站在秋风里，等谁呢？

我就站在你的对面，你浑然不知，也许熟视无睹。

等来的是一阵冷似一阵的深秋。

你固执地等待。

我在执著地守护。

可能是秋天的最后一阵风，也可能是

冬天的第一场风，把你吹得七零八散了。

我箭步上前，撑起手中的伞。

冲着家的方向，我长跪不起

岁月无情，母亲岁数越来越大了。

眼更花了，座机上的数字看不清了。

耳更聋了，电话铃声听不见了。

手脚更不灵便了，再不能挪到村口眺望了。

但神奇的是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：大洋的彼岸、开放的城市、闭塞的乡村……母亲都能准确地掀开梦帘，坐到我身边。

每次醒来，我都冲着家的方向，长跪不起。

下雨天

一片阴云飘来，我心惊胆跳。

一阵闷雷在天穹碾过，我惊恐万状。

一道闪电在头顶炸开，像鞭子一样

抽打着我的身心。

我诅咒雨天，诅咒每一滴雨珠。

哪怕江南水乡瞬间变成罗布泊。

哪怕坝上草原一夜复原戈壁滩。

我恐惧雨天，恐怖每一滴雨珠。



阿克库什村的楚瓦瓦

□鲁 焰

一间小屋，一条大炕，近旁是热乎乎的铁质炉子，炉子上是一口不大不小的铁锅，咕嘟咕嘟响个不停，嗯，它是魔法师的一个道具，里边会变幻出好吃的东西，魔法师就是那个一直在忙碌的女主人。

我们在英吉沙县芒辛乡阿克库什村，逗留了一个中午。

坐在炕上，凉凉的甜瓜，奶香的馕，在男主人和女主人的盛情里，一点点被我们吃下去。而炉子的火热以及冒泡泡的锅，也很快让我们寒冷消尽，开始减衣服。在这个时段里，女主人正从锅里舀起一勺沸腾的水，倒进盆里，开始和玉米面，一招一式娴熟，甚至带着几分优雅。然后，拿出一个装了白面粉的碟子，揪下一坨面团，让它在白面粉里打个滚，再用手快速捏一圈，成为一个圆片，包入羊肉馅，捏好，变成胖鼓鼓的饺子形状，再揪下一个面团，继续刚才的步骤。这就是维吾尔族人的特色食物，名字很萌态：楚瓦瓦（音译）。听当地人说，只有手巧的维吾尔族女人才会做。

一炕的客人等着，她不慌不忙，一直包到楚瓦瓦摆满了面板。其间，她微笑着听我们谈话，却一声不响。然后，她出去拿来几个恰玛古（当地块茎类蔬菜），利落地切好，下进已经咕嘟咕嘟响了好久的锅里，煮熟。然后，终于开始将楚瓦瓦也放进锅里。

他们十来岁的儿子放学回来了，看到地上削下的菜皮儿，很自然地蹲下去用手弄进簸箕里。然后，又懂事地出去了。

楚瓦瓦熟了第一锅，女主人先拿出一只小碗，给男主人盛了一个，男主人立即狼吞虎咽地吃下去。这是一种礼仪。接下来就给我们这些尊贵的客人，一碗一碗地盛完了锅里的。又继续放进一批，煮着。看着金黄的楚瓦瓦，我们有些迫不及待，鲜红的辣椒酱与醋搅拌均匀，舀一勺在碗里，楚瓦瓦变得更加有色

咳 嗽

夜，像一口倒扣的锅。

父亲牵着我，在锅里行走。

从不抽烟的父亲，他双手拢着，挡住怪叫的风，抖抖地点起了一支烟。

伸手不见五指，我也不敢松开父亲的手。明明暗暗的烟头，是夜空中惟一的星星。

劣质的烟味，随风四散。

父亲在咳嗽。

深深吸一口烟，星光闪耀一次，父亲就咳嗽一次，大声地咳嗽，故作夸张地咳嗽。父亲的咳嗽很勇猛，胸膛像炮膛，在半空中炸响。我坚信，足以吓阻蠢蠢欲动的山兽不敢出洞。

路经荒坟、水塘、黑松林，父亲的咳嗽格外响亮，似乎带着血。父亲挺着胸，吸一口烟，响彻行云地咳嗽一声。我迈着在村小操场上军鼓队的步子快速跟进。我听见水蛇扭着腰窸窣窸窣逃走，在脑门飞舞的蚊虫乱了翅膀。

进了亮着油灯的家，父亲松开我的手，坐到竹椅上，椅子瘫痪了。

我的手心汪着父亲的汗水。

蛇皮袋

在田埂上、在赶集的山路上，又矮又瘦的爷爷，总是背着一只鼓鼓的蛇皮袋，里面装着南瓜花生玉米，也装过晒干的牛粪。

蛇皮袋趴在他身上，像他的驼背，长在他身上。

我刚学会走路，就跟在爷爷身后。爷爷不背我，只背蛇皮袋，爷爷不牵我，两只死命攥住蛇皮袋，即使我跌倒了，号啕大哭，爷爷也不会放下蛇皮袋。

蛇皮袋里，装着一家老小的生活。

蛇皮袋，初看真像蛇蜕下的皮。

看得久了，蛇皮袋分明是一条蛇，死死缠着爷爷，直缠得他头发越来越白，腰杆越来越弯，呼吸越来越急促，步子越来越缓慢。

每年清明节，我都用蛇皮袋，装满黄裱纸，送给天堂里的爷爷。

丝 瓜

或许是几根鸡毛，或许是一片蒜片，一堵篱笆墙，母亲加高了一截，邻家堂婶又加高了一截。

长高了两截的篱笆墙，把天空也隔开了两截。

沿着墙根，母亲栽了丝瓜秧。

这个绿茵茵的灵童，见风就长，见墙就蹿，一蹿老高，边蹿边开着碎银似的小花，一夜初夏的雨水后，满墙缀满银币。

有几朵花开在墙头开，却望着母亲笑。

母亲明白她的心思，挥挥手，算是默许了。

那几朵乐呵呵地跳向堂婶的院子。

母亲继续施肥、除草，她弯下腰时，

清爽的风从她的领口往她怀里钻。

墙上的小丝瓜，在风中荡来荡去，母亲怜爱地逐一抚摸。

邻家堂婶挎一篮鸡蛋，拉着堂弟，羞

我们如期相遇（外一首）

□林汉筠

“要让一种动物有它生动的表情”
木桶的火还在打着火星
春雷在屋檐上唾液三尺
三月三
我们如期相遇

跳 跃

“我们的意义就是用自然濯洗自然”
像他们的歌
清脆，豪情满怀

赏心悦目的，
必须交给这场春雨
在东兰，你就这样决定
不用去改变着一座山的气质
身体一定是释放着辽阔的光

可能是忘记山的回应
闪电，“比时间更耀眼”
“跋舞”受雇于壮牛
踩着土地，铿锵有力

所有的开心与不悦，从灰烬里抬了出来
火或者妈拐
安顿了江山
一场生动的描述就这样开始

晨 露

不能不说你比朝霞要更贴近生活
那些敢于起早的人，那些敢于生活的人
都会在手势树里开始起航

静如处子，汹涌而来的涛声也会肃立无语
看来任何一种凶残都有克星
盖过山岚的哨音一直
喋喋不休

比起炊烟，你更富有人情味
张手即来，透彻，澄明
如街头的灯
风中起合，重构
一手抱着月亮
一手托起太阳
（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）